

## 拉扯與謀合：

### 從部落學校看國家視角與部落事實之教育角力

林頌恩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四年級

## 摘 要

臺灣各部落向來保有自己教育下一代的方式，然而在國家現代性體制操作下，被迫朝向進入由上而下決定其實踐方式的行政／地區體系與教育目標的型態。自 2013 年起，則有新一波強調以民族教育為本位的部落學校，預計 10 年內在原住民地區開辦 30 所，成為體制內影響原住民族教育發展極為重大的政策。

部落學校的方向與概念，大體上符合原住民希望奪回自己教育主權的主張，然則其操作方式，真的能令各部落接受嗎？各部落的在地知識，要如何統合在以「想像的共同體」為實施單位的地區學校？對於新政策，部分族人／部落持觀望態度的原因為何？此制度可以如何與地方經驗結合或修正？原住民族教育展現在國家視角與部落事實雙方的拉扯與謀合上，可以如何走下去？

關鍵字：原住民教育、民族教育、部落學校、教育體制、認同

## 一、前言

2013 年，中華民國教育史上正式出現以民族身分界定作為新生入學條件的國家體制學校，這是依照不同族群、區域與校名而定名為「X X 族 X X 部落學校」，統稱為部落學校。作為當代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最新政策，這是臺灣原住民族教育史上頭一遭採用與現今國民教育並行的獨立體系，由族人對族裔子弟進行授課教學，意圖搶救傳統文化的傳承。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主委孫大川於任內，積極推動以民族教育作為教學內容的民族學校。此一學校機制的構想，早在 2009 年行政部門就與專家學者展開各式討論，歷經多次轉折，拍板成為總統馬英九所提「黃金十年」計畫的原住民族政策（馬英九，201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總統府新聞稿，2011）。

此機制一開始是考慮成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之後改為「實驗型民族學校 3 年（101-103）實施計畫」、接著修訂為「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六年中程個案計畫」、再改為「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十年政策」，最後定案名為「部落學校設立十年計畫」（陳枝烈，2012b）。事實上從名稱數次變動已可看出部落學校、民族學校、部落教育、民族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國家體制教育之間，就名詞定位的拉扯、矛盾與考量，可能事涉行政資源問題，甚或更暴露意識形態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部落學校的設立意旨與實施過程中，實際案例所顯現的矛盾、衝突，並檢視國家視角的現代性對地方的實際影響與再造，以及地方的現代性意識形態對國家管理的反應與回擊。希冀藉由本研究以修正仍在摸索階段的新政策，提供可供思辯的參考。

## 二、現代國家的特質

欲談國家對族群於教育的影響，就要先理解國家構成與運作機制。Gianfranco Poggi 的短文〈現代國家的特質〉，就以歐洲的經驗提出一些可供快速理解的描述。Poggi 指出，國家就是「一個組織」（2005: 574）：

國家之所以為國家，是因為它具有擁有權力並能夠行使權力的一系列精心設計的目標明確的組織——一整套規則、一系列功能以及大量的資源——這都與一系列獨特的、統一的和具有統一力量的利益和目標緊密相連並忠實於這一系列獨特的、統一的和具有統一力量的利益和目標。

Poggi 認為，國家既為一整套具權力運作與精心配置的組織，就會牽涉權力分化運作的分權制、強制支配、對其領土與人民擁有絕對的管制權與統治權、具中央集權特徵、分支機構具有形式上的合作、法律、公民權、民主合法化等（2005: 577-582）。只要是出自國家的政策，在管理面上就有自己的權力運作方式，當國家管理與部落治理就同一件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與處理方式時，也就是當官僚機構遇見人民時，國家多半會認為人民應該受其統治並聽命期安排行事。

Poggi 的陳述已經很明確標舉出國家此一組織係透過各部門的協同運作，同

時標誌一系列原則，希望其所統治人民依循，而且重點是去個性化，因為重點在於國家以其視角制定規則所注重的齊一性，而並非國民與其協商個別的差異問題。Poggi 的探討將有助於稍後探討國家運作部落學校時與地方視野的相異處。

### 三、臺灣的殖民現代性與原住民教育的他者化

臺灣原住民在日治時代所接收到的國家性（nationhood），其實是同步混雜著殖民性及現代性。陳其南（2003）於〈臺灣現代意識的軌跡〉一文指出：「臺灣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透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來完成的。換句話說，臺灣的現代性（modernity）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是彼此糾纏在一起的」（頁 50）。日本在臺灣大舉進行各式實驗治理，學校制度的建立也是其中之一。陳其南（2003: 54）就指出，學校制度與族群及殖民的關係：

學校制度和群體教育本身也已含有現代性的意義，雖然其手段是採取了傳統儀式作為。一方面是一致性的訓練，一方面是民族國家的建立。這在日本本土毫無問題，但擴展至殖民地，則此種強化以傳統文化信仰作為近代國家意識核心的方式，當然有了不同的殖民意涵。教育制度本身是近代性的，但部分教育的內涵是族群性的。這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殖民現代性。

由此可見，教育以制度化形式進行時，絕對與其治理者意欲傳達的內涵有關，教育內涵當然鑲嵌著掌權者的意識形態，而要求子民內化其主流族群的價值觀。日治時代是如此，換至中華民國時亦然。對原住民而言，學校教育只是從日本化教育轉為中華民國化教育，內涵與本質都是殖民教育。由官方設立對原住民的教育，旨在迫使部落族人在視自身為他者的情形下，學習主流文化的思想與價值觀。

### 四、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與差異性

日本在臺灣進行殖民地統治的實驗，意在理解、進而掌握臺灣，在兒玉一後藤時期的國家生物學理論、物質現代化計畫、學術調查、行政資源調查、制度建立、產業開發等展開全面進行，以展現資源的使用，並昭告諸殖民帝國其現代化治理的能力（陳其南，2003: 50）。然而，對原住民而言，被國家以學術調查為名而劃分族群類目之前，是以自身部落的型態在經營治理自己，因此也只有對自己部落的認同、而沒有所謂對民族的認同。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也沿用日本學者「九族說」的分類，但這類透過國家分類、政策而構成的民族的分類法，不見得能解釋部落的實情。即使被界定為同屬一民族，各聚落內部族群差異性極高、甚至語言無法完全相通。陳文德（2003）以三個卑南族聚落知本、南王、初鹿為例，分析歷史與國家在殖民過程中如何形塑「卑南族」。因此，當我們說出「卑南族的社會文化」這些話語時，其實背後反映了我們的邏輯思考盲視、抹滅各部落於該族群內的相異性。因而有關部落事實的部落實體與國家分類定義的民族建構不必然完全相符合。

## 五、部落學校的設立概念

部落學校的概念與做法是甚麼？如何不同於目前原住民學生就讀於自身部落社區的學校環境內，於體制上接觸校內所推行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的差異？陳枝烈（2012b）歸納設立原由為：（1）族群文化流失、（2）現代學校無法傳承民族文化、（3）現有民族教育政策無法達成目標所致。可見民族學校的設立目的是為了解決上述三個問題達成保存、傳承民族文化，並處理民族文化在現行學校屬於附屬課程的問題。以下試勾勒民族學校設立的概要雛型。

### （一）以族語進行教學

現行學校的分班模式不分原漢，因此很難在課堂上以純族語只針對原住民學生進行教學，由於原住民學生無法有較多時間身處浸潤式的母語教學環境，因此若要以傳承語言作為搶救文化精髓的方式，那麼創造一個能使在地原住民學生以族語接觸原住民文化行事的環境與體制便有其必要。

陳枝烈（2012a: 23）指出，這樣的作法是「使族語成為教學之工具，而不是教學之科目」。以族語進行教學，就讓族語成為連接教學環境與實務體驗的環節。

### （二）配合部落歲時祭儀，於多元場地進行課程

既然強調以族語學習及教學為方式，那麼學習場所自然不限於校園課堂，歲時祭儀等部落重要行事、日常生活行事，都是學習上最好認知本族知識與文化的環境及是教學場域。

周惠民（2012: 27）甚至直指，可以不要在課堂上進行最好：

教學盡可能不在學校的課室內，而應在自然的情境中，且要避免過多知識性或理論性的內容，否則很難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有意義的學習，例如部落的傳統祭儀，如果沒有身體、心理與靈性的參與，就沒有辦法體會這些文化深層的意義。

李榮哲（2012: 7）亦指出「部落即學校」的概念，如是一來，學生就有沉浸及參與在更多動態體驗課程的可能。

### （三）以體驗原住民文化為操作學習模式並進行統整

實際參與是最直接的學習方式，原住民文化的課程安排強調以體驗、實際操作的模式為獲取族群文化知識的管道，是一般體制教育缺乏的學習型態。由於以部落行事為中心，就不可能也不能採用分散斷裂的教學，而必須是統整模式。

陳枝烈（2012b）認為：

當部落配合課程實施而呈現傳統文化時，除了學生學習以外，部落族人亦同時認識與學習己族的傳統文化，進而能體會傳統生活倫理道德、部落族人際關係、世界觀與價值觀，此將對部落造成正面發展的影響。

部落學校的教學方式，企圖將該族的部落行事環境納入課程規劃考量，把學生帶到日常生活環境，能夠增進學生群體與自己族人群體的互動。

而部落學校的課程在設計概念與實地操作上，也分成三個面向環環相扣，分別是共同課程（包含原住民概論等泛原住民意識教育的養成）、學區課程（以卑南族傳統技能與知識為主）、部落課程（由各部落再依自己祭典或活動自行開設）。共同課程由中央建議，學區課程由各族群學區招聘具族人身分的正助教學師開設，部落課程則由各部落協助擔任兼任講師者開課。如是一來，不僅兼顧以往教學體制所無法給予各區原住民族學生透過學校型態學習自己族群文化的機會，也能透過部分課程涵養原住民族學生認識身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目的。

以下筆者僅先列舉目前操作過程中已然發生、正面臨的問題、從族人處聽得或出自筆者幾個主要的疑問試著進行辯證，並提出筆者的觀點，希望能提供一些看法，好讓民族學校的設立能更富民意基礎及彈性修改的可能。

## 六、部落學校的成立思維矛盾處之一：學區劃分與人數招收引起的公平正義問題

目前首波籌設的三所學校，分別是排灣族大武山部落學校、阿美族 Cilangasan 部落學校與 Pinuyumayan 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以下簡稱花環學校）。其中，卑南族因為只有十個部落，因此只設立一所，照理說應該直接稱為卑南族民族學校。然而，當初或許是中央考量後續會有第二間、第三間學校，所以最後統稱為部落學校而非民族學校。

部落學校於一開始規劃時，是以一部落擁有自己的部落學校為概念，來討論其機制的設立。後來則因考量資源不足關係，轉為聚集多個同族部落、以地作為劃分的部落學校。然而弔詭的是，眾多部落要如何被架構在單一民族內，進行所謂的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教育？是誰的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教育？這並不是資源的問題，而是族裔性與文化的問題，背後就會牽涉權力分配與詮釋競奪的問題。

顯然，當中央以一個原住民族至少擁有一間部落學校為號召，訴求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教育場域時，一方面，部落作為主體需要配合中央，那麼就會導致很大的問題。目前中央將原住民地區規劃為 30 個學區，訴求一學區一間部落學校，問題在於，其背後的假設是，原住民族永不遷徙，固定在某地之外，還不會與其他民族混居。

例如，位於大武山部落學校的學區範圍內，便有魯凱族部落，但不被列入該學區招生考量，因此需等到魯凱族部落學校設立才行，然若設置地點過遠，則對該區魯凱族部落學子是否公平？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位於臺東卑南鄉被劃分為東魯凱的達魯瑪克部落，此外臺東金峰鄉嘉蘭部落、壠坵部落皆有魯凱族與排灣族共組同一村落的情形，當地魯凱族子弟皆會面臨類似的人學困擾。

這些各自殊異的背景，就如 Poggi 所述，各群體特殊的身分標識，在國家管理的視角都變得不重要，也都失去個性化。國家提供教育資源，卻捨棄就部落遷移、混居的實情，就地辦校的模式，硬要抽離在地性，讓各部落學子另成一校，以進行非屬部落的部落教育。

這種不考量事實的體制操作，不是只對族群與族群之間造成不均衡與不公

義，即連族群內部也會造成不均衡與不公義。例如擇定中部阿美族先行辦理民族學校，則是否對北部阿美族、南勢阿美族地區的學子也會造成爭議？因此這根本不是族與族的問題、群與群的公平正義問題，而是在設定上以 30 個學區為準的制度考量就有問題。

除此之外，招生以一班 30 人做為資源分配的考量，那麼如何分配這 30 人的員額？以花環學校為例，經過協調討論後決議為 10 個部落各選 3 人不分男女。然則這樣的認定並沒有顧及人口數較多的部落以及人口數較少的部落的學子人數差異問題。然而這 30 人的入學權益將直接牽涉日後升學優待政策的權益，家長如何可能不在意？由於舊有族語認證考試制度並不牽涉排除性的設計，凡具原住民身分報考通過者皆可享有升學加分，然而民族學校的作法卻是以入學者作為限定加分的對象。如果是必須成為入學者才能擁有此一優惠制度，那麼是否在起始點即採取排除方式。若是在政策設定上不能有更周全的作法，未來是否會有人為運作介入民族學校的招生，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 七、部落學校的成立思維矛盾處之二：部落學校的辦理是否會朝向錯誤的「想像的共同體」發展？

承接上述以 30 個學區為準的考量制度，事實上是一個不符合部落以自己部落為單位與思維進行自己部落辦理原住民族教育的處理模式。為何這個鼓勵以民族學校為思維的設置方式，不是以各族群的部落為辦理的基礎單位，而是以公開招標方式委由民間單位擔任學區的辦理。例如，北排灣族民族學校由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作為代表來申請，中部阿美族的民族學校承辦團隊是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卑南族十個部落的唯一一間民族學校則是先由卑南族民族議會在得知原民會規劃的構想後由民族議會提出申請，然後為了要符合原民會所謂公辦民營的委辦模式，而迅速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設立了卑南族民族議會所屬臺東縣卑南族自治事務促進發展協會，作為推動行政事務的窗口。

然而即便如此，一個民間單位如何能超越或者取代部落，作為推動民族教育的窗口呢？以被視為卑南族的學區部落為例，卑南族共有十個部落，每個部落都有自己長久以來或是中斷後再行建構的部落教育機制，也都有自己的語系及慣習，至少就目前原民會族語認證的語系就有南王、知本、建和、初鹿等四個語系，因此一個要以卑南族十部落作為民族學校的概念就是一個問題。

該學校既然強調要以母語作為教學的工具，可以理解在部落課程時是由各部落以其語言教學，然而在部落學校進行學區課程時，除非所聘請的正助教學師涵蓋四個語系且族語能力皆相當，否則要如何顧及各學員對各部落母語的需求？

光是卑南族內部，就有耆老產生這樣的質疑，而出現在部落學校到各部落說明的說明會上：「你們不是我們○○部落的人，你們怎麼教我們的孩子？」這是單單十個部落就已經會產生的問題。那麼對於中部阿美族涵蓋 50-70 個部落的學區，或許問題可能就更大了。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萬中興理事長便提出：「因為中部阿美族的學區有 50-70 個部落，原民會要求要召開部落說

明會取得各部落的同意書，目前尚屬此一階段。畢竟阿美族的部落實在太多，無法像卑南族已經協調準備好了。」（原教界編輯部，2012b: 39）。

## 八、部落學校的開創性

誠然，除了矛盾之外，部落學校仍舊有其開創性。對卑南族而言，長老 Ahung 表示，儘管各部落有其地方差異，但目前卑南族十部落中有九部落的少年、少女參加花環學校，那麼，部落學校恰可做為匯聚家長、耆老關心孩子成長的平台。意即，透過部落學校機制，可以開創大卑南族「想像的共同體」之形塑，不無強化民族建構與認同可能。

此外開創性之二則為透過部落學校的機制，助益民族與部落知識資料庫的建立。既然部落學校機制是國家有史以來投入經費、並聘用族人擔任教學與資料蒐集工作的機制，族人能藉此平台，自行建置其知識體系，絕對是一大利多。

## 九、結論

周惠民指出，由於此制度仍屬草創規劃期，「政府和參與其中的人都有責任共同思考和雙向溝通，審慎規劃民族教育的所有細節。」（周惠民，2012: 27）。準此，部落學校的設立並非單向地依照國家巨觀視野行之，同樣有賴地方參與者表明其族群及部落教育之想法，政策執行才能更符合實際景況。

如今，「黃金十年」的計畫已納入「102 至 105 年國家發展中期計畫」，並進行滾動修正，因此這接下來 3-4 年的實驗操作與修正互動的雙向回饋就變得益發重要。未來透過三所民族學校的開始實施與過程中面臨的困難，相信這些觀察與反省能夠提供給後續即將成立民族學校的學區族群更多的參考。因此本研究對政策所昭告「十年成立卅所部落學校」的進程與辦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無論是前車之鑑或者是青出於藍，2013 年之前，率先設立的三所部落學校，實施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及其所引發的觀察與反省，相信能夠提供給後續的第二波部落學校。

臺灣原住民族的多樣性與各個社會構成的複雜度，往往不是以政府官僚組織或授權行政就能完全理解。成功的模式本來就無法複製，源自於甲族或甲部落的典範作法，也不能完全如法炮製於乙族或乙部落，否則便失去部落學校強調區隔民族差異的教育內涵，也違背了族群部落傳統慣習上的主體脈絡。

透過部落學校的設置，各族群部落既可交流觀摩互相學習，並可依主體化要求，向政府提出對應的大原則，但這並不代表，政府可以要求各部落／族群須通盤接受同化。部落學校的發展，預期將在不斷與中央來回溝通、鬆動、拉扯、摩擦中，挑戰國家與地方視角彼此的能耐，過程中的謀合與調整，仍需關照其間的差異與細節。

## 參考文獻

- Gianfranco Poggi, 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主編, 2005。〈現代國家的特質〉, 收錄於《現代性基本讀本(下)》, 頁 575-586。開封: 河南大學。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1。〈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7181>。
- 周惠民, 2012。〈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的課程設計如何落實原住民知識〉。《原教界》(46) 8: 24-27。
- 李榮哲, 2012。〈實驗型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原教界(46) 8: 6-7。
- 馬英九, 2011。〈施政願景〉。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0>。
- 原教界編輯部, 2012a。〈編輯語〉。《原教界》(46)8: 1。
- 陳文德, 2003。〈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 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例〉, 《臺大文史哲學報》 59: 143-176。
- 陳其南, 2003。〈臺灣現代意識的軌跡〉。《新世紀智庫論壇》 22: 44-59。
- 陳枝烈, 2012a。〈第三學期制民族學校的課程設計概念〉。《原教界》(46)8: 18-23。
- 2012b。〈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發展現況討論〉。2012 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聯盟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 東華大學。
- 梅林, 2012。〈當部落教育體制化〉。臺灣立報。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4040>。
- 總統府新聞稿, 2011。〈總統主持「黃金十年」系列第二場記者會〉。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5445>。



## 打牆工人的勞動現場與勞動技藝

許珮珊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生三年級

### 摘 要

本研究意在透過參與觀察打牆工人的勞動現場與訪談打牆工人，藉以描繪其勞動現場與身體技藝。我以默會知識與相關需由身體實踐的經驗研究等概念，探詢打牆工人的勞動，並不是工人一詞即可代替，仍有其特殊性，需要被看見，並且這樣的看見，試圖翻轉勞動工作在現今常被分為勞心與勞力二元化的單一想像。

關鍵字：打牆工人、勞動、默會知識

## 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佩珊啊，欲讀就好好讀，不要當作讀好玩的，我也是想說能讓你讀，就盡量讀，看可不可以以後出來（社會）找個好工作，這樣就好了。」

從小到大，一路跟著教育制度的安排，念到了大學，為了加強論述的能力，決定繼續念研究所。上了研究所之後，面對讀不懂的文本、念不完的書、論文方向的游移不定等挫折，如同土石流般掩埋了自己對於知識的熱情，眼看同齡朋友多半出社會並有份薪水，相對穩定且有「產值」，種種對比下，依賴從事勞力工作的父母收入過生活，常常讓自己身處在深不見底的焦慮感，碩一下的課堂報告中，分享了上述種種不適，當時課堂的老師指出：

基層階級出身的自己如何將自己的論文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扣連，是未來需要好好思考的，因為一整年的不適應，其實來自於所學與自己的生命無法扣連，產生的焦慮感，如何將自己的生命經驗用更大的角度，去看身處在不同族群文化的自己，又可以做些什麼樣的研究與家庭連結與自己做聯結，釐清兩代的關係，是讓斷裂感不再產生的一個方式。

（2012.實踐研究取向課堂）

那時的自己尚未意會這整段話的意思，我仍持續地參與校內性別議題社團，關心社會議題，一方面實踐自己認同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為「一事無成」的恐慌感找到出口，只是論文主題沒有定向，隨著時間流逝，不確定自己能不能畢業，那種浪費爸媽的血汗錢以及害怕讓他們失望的想法，總帶給自己無處宣洩的壓力。直到某次偶然的機會，與系上老師聊天，提到了家中背景，猶然記得當時介紹父親工作，腦海中的詞句很少，大致如下：營造業、拆除工人、打牆工人、用工具打掉不要的裝潢、打壁的等，聊著聊著，燃起將研究視角拉回自身成長背景的想法。

「發這麼久，也沒賺多少，大家都說時代在變，不管怎麼變，沒錢的人，生活還是那樣，沒變。」

勞動階級的父親，遇見車窗外發著傳單或者賣玉蘭花的人，總是會拉下車窗，拿幾份傳單，買一組玉蘭花，有時會發出對於生活沒有隨著勤勞打拚而改善的無奈。也許是出身底層勞動階級，也經歷過工作的艱辛，求學的過程，父母的叮嚀從不停歇，在不同階段，爸爸都會跟我說，爸爸沒有給恁（lín）壓力，爸爸認真賺錢，希望恁愛認真讀書，找個好頭路，媽媽則會說好好讀書，去坐辦公室吹冷氣輕鬆賺錢，別像爸爸一樣的「甘苦」（閩南語）賺錢。有時候，媽媽也會說以前誰因為爸爸的工作看爸爸嘸等等的故事。希望我們可以透過受教育，找到

「好」的工作，免於他們經歷過的辛勞，而「甘苦」、不輕鬆、被看不起的形容詞，讓我感覺需要大量勞動的工作帶給爸媽的經驗，似乎是負面多過於正面。

「佩珊啊，要讀就好好讀，不要當作讀好玩的，我也是想說能讓你讀，就盡量讀，看可不可以以後出來找個好工作，這樣就好了。」

大概到國、高中階段，一方面課業壓力變重，二來因為周休二日的實施，假日時，施工的聲音大，民宅通常會不能動工，擔心鄰居會抗議，因此家裡的小孩，大概到這個階段，就不太會到工地幫忙了。或許是因為曾經的勞動，不管是看著手握電動機器鑽碎牆壁的工人，或是自己用砂銬鏟起碎土石的勞動，一群人在土塵滿佈的空間以及高分貝的噪音包圍之下，為了生活辛勤流汗「打拚」，用力且真實的活著，這樣的生命經驗影響我很深，讓我對於底層工作勞動者們，都有一份敬意存在，也更能同理社會上為了生活辛勤求生的人們的心情。

種種回溯之後，才發現即便我曾進入過他們的勞動場域，即便我們一起生活，我還是不清楚那些父母不希望兒女經歷的工作辛勞，那些父母的甘苦、不輕鬆、被看不起的生命／勞動經驗，隨著歲月流逝，如何雕塑他們的人生以及看待事物的想法，對這份孕育我成長的底層勞動，我有著無比敬意以及肯定，那我的父母呢？跟父親一起工作的叔伯們如何看待這份勞動？這樣的困惑以及希望透過書寫肯定這份勞動的心情，成為了本研究的開端。

父親的職業是室內裝修業中負責拆除工程的工人，室內裝修業的拆除工程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拆除工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室內裝修業的拆除工程是因建築使用年限久遠或者使用需求、生活品味改變而進行，較不涉及整體外觀改變。營建工程的拆除工程，則是指建築物需要拆除重建或整建，涉及建築物整體與外觀的改變。

父親的職業是室內裝修業中負責拆除工程的工人，室內裝修業的拆除工程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拆除工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室內裝修業的拆除工程是因建築使用年限久遠或者使用需求、生活品味改變而進行，較不涉及整體外觀改變。營建工程的拆除工程，則是指建築物需要拆除重建或整建，涉及建築物整體與外觀的改變。

室內裝修工程主要分為八大項目：1.拆除工程；2.水電工程；3.泥作工程；4.木作工程；5.油漆工程；6.金屬作隔間工程；7.門窗工程；8.設備工程。（田耀遠, 林楨中, 吳韻吾, 王莞茹, & 余家均, 2013）施工流程如下：

本研究的報導人，即是負責拆除及垃圾清運的拆除工人。他們又稱打牆工人，或是打壁（*phah-piah*）工人，打壁（*phah-piah*）是打牆的閩南語發音，意指拆除工程的打牆項目，打牆是他們的主要技術，本研究將以打牆工人為主要用法，但不代表他們只會打牆，仍舊會執行拆除工程的其他項目如天花板拆除、內

部裝潢拆除等工作。

打牆工人的勞動面貌為何？勞動技藝如何記憶？本文透過描寫鮮為人知的打牆工人勞動現場以及學習技術的歷程，希望可以呈現「打牆工人」的工作面貌，補足現今勞動研究缺漏的一面。

## 二、 文獻回顧

### 身體技藝與默會知識

「身體技藝 (Techniques of the body) 呈現出一種多樣性的特質，因為它可能無法單純的被視為一項身體運動。身體技藝 (Techniques of the body) 可能從學習與模仿、語言的描述或簡單的技術呈現中，發展出一套理論。個人身處於社會環境中，可能透過一種方法，來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身體。」

(Mauss, 1973/1934)

人類學家Marcel Mauss認為不同的社會環境會影響個人使用身體的方式，他以英、法兩國軍隊中的圓鋤為例子，由於英國軍隊習慣使用英國製造的鋤，在使用法國生產的圓鋤時，卻無法順利的使用。這個例子，說明「身體技藝」的特性：「人工訣竅 (manual knack) 只能夠慢慢學習。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每一種技藝 (techniques) 都有他自己的表達形式。」

Michael Polanyi 則是將用身體實踐產生的知識，具有不易看見也難以言說，難以透過一定的規則呈現的特性，稱之為「默會知識」，指稱(Polanyi, 1982/1959, 頁 10)。從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 來看身體技藝 (techniques of the body)，他認為「我們的身體是我們一切外在知識—智性知識、實用知識—的究竟工具。」在取得默會知識的過程中，必須透過自己的身體，將操作技藝的知識內化成為屬於個人的默會知識。

日本的比較醫學史學者栗山茂久 (2001) 針對中西醫身體觀點的差異時所提出「身體感」一詞，它指稱著身體經驗的焦點與範疇。他認為，身體其實是在這個世界生活方式和感知主觀的載體。東西文化對有形文字背後所承載的意義不同，巧妙的影響了對身體的認知。他以中西醫把脈為例子，細微的脈動，中醫能判斷出血氣運行等現象，西醫則是掌握脈搏的跳動，感知身體的特徵。在不同社會文化的詮釋下，受經驗的影響，在相同部位的觸診中，隨著身體感受，發展出了不同的理解方式。這裡呼應了 Mauss 所提及的不同文化下，每種技藝有他的表達方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醫療與身體研究群」，便以栗山茂久「身體感」一詞作為身體研究的理論立基，改變過往感官人類學所重視的醫療和病痛經驗，轉而關注人類學所感興趣的日常生活經驗 (余舜德、顏學誠，2006)。他們認為

身體感官的差異與變化，以及身體的技藝與記憶，可以探討出文化的個別意義與歷史，並將「身體感」定義為，身體作為經驗的主體來感知內在與外在世界的項目，需透過長期在文化下養成且由多重感官結合組成；身體感能夠接收大量的訊息，將這些訊息置於文化秩序中讀解，並依此做出反應和行動（余舜德、顏學誠，2006:4）。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身體的討論，無論是身體感或身體技藝，都強調每個人的身體，會有自己的學習以及感知方式，因此我在掌握打壁工人的「身體技藝」的知識上，留意每一個層面的問題，包含工人身處的文化的背景知識、技能的操作知識，以及自我身體的主觀感受。雖然後者的主觀感受通常複雜且難以言說，但卻是我們在取得外在各方面的資訊後，轉化為個人主觀感受的第一手資訊，也是個人身體技藝轉變為默會知識的關鍵資訊。

需要實作經驗才能習得的技能，在台灣某些行業中，仍舊保有此特質，接下來，將回顧木工匠、機車維修技師、美髮師的身體經驗，找出打壁工人的身體經驗特殊性。

侯念祖（2000）透過對於鹿港木工匠詳細的經驗考察，試圖發掘工匠勞動所具有的意義，進一步的去探索這種勞動對於現代社會所能具有批判性質以及普遍性意義。他指出學徒到師父的技藝養成過程，主要是以實際的操作做為技藝傳承的核心。透過實際操作以及過程中克服的問題產生的經驗，不斷累積實踐變成自身的技藝，是一個工匠終其一生中職業生涯的最大特色。

師仔自己帶，師傅才來指導你，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看你這個做的好、做的差，幫你鑑定、幫你看。有時候也會說頭一個做給你，創這個要創幾分、創多少，跟你說，這樣。（侯念祖，2000:54）

李哲宇（2008）機車修理師傅研究，從「一技之長」與「黑手變頭家」等社會現象出發，藉機車行維修技師的勞動經驗為探究對象，探討四處可見的機車行卻始終為產官學所忽視的運轉機制、活動以及維修技師的技術特質、勞動過程以及相應的社會關係。研究發現，維修技師在判斷機車有沒有故障時，透過「聽中判」：從過往維修的經驗，透過機車發出的聲音，推論可能故障的位置；「拆中抓」：在拆解機車的過程中確認問題；上述修理的眉角：掌握拆卸過程的技巧，能夠快速且正確的拆卸。都是透過「做中學」才能習得的技術。

在機車的發動聲響中，國輝以聽覺區變了其中的康康康與啾啾啾等金屬敲打聲，由此他進一步分析了這些聲響的發起之處，前者表示走位的驅動軸在運轉時左右晃動，後者則是活塞在磨損汽缸內抽動的聲響。（李哲宇，2008:37）

黃欣宜（2012）以台灣美髮業的勞動者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重新檢視薪資與

美髮勞動對於美髮勞動者的意義，藉以說明看似工時長且薪資低的美髮業，為什麼會有大量的人才不斷地注入，並能維持發展以及競爭激烈。雖然美髮業在教育體系下已有技職科系作為人才培訓的管道，但通常仍需進入業界實習，跟著已在工作的設計師學習，仍隱含著身體技藝依賴師徒制傳承的性質。美髮技藝中吹、染、整、燙、剪是一系列循序漸進的養成過程，如上述引言，美髮業也強調「做」和「看」為一種學習的方式，才能習得技藝。上述的研究都是著重操作與技術層面包括身體的姿勢、感覺與各種感官的使用都獲得不斷的訓練與發展，而與材料之間產生一種密切的關連。

當後進晚輩向資深設計師提出問題時，她們會盡可能地選擇實地操作一次給對方看，透過「做」和「看」，才能有效地達到技術的傳習，以習得真正的勞動。（黃欣宜，2012:30）

透過上述經驗研究，我們可以知道不管是美髮師、修機車、還是木匠，在學習技藝上需要大量感官的使用，如看與聽以及身體不斷的實作藉此熟悉過程。而打壁工人的工作場域吵雜且具有危險性，工作時需要大量的勞力付出，這些都是不同上述職業的地方，因此，在學習技術時的身體感官的運用，與對空間的感知（判斷施工環境危險與否），將會是我主要觀察打壁工人的身體技藝的面向。

### 三、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選擇採用參與實作、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乃因報導人有我的父親，讓我對於田野地（工地）有其親近性，這種親近性是來自於我能以工人的身分進入田野地，不需要在建立關係後才能進入工地的過程花費太多時間。雖然進入場域後，頭家的女兒是我無法避免的角色，不會全然被視為工人，但是透過實際的跟隨父親到工地並且實地的參與勞動，從女兒、學生、研究者再到粗工，不同的身分在工作時候會讓我產生不同的視角，而身分的不同讓我能深刻的感受進入工地前後的差異，我透過四種不同的視角觀察拆除工人的勞動場域以及父親下班後回到家的狀態，使我能深度進入拆除工人的工作圈，而深度訪談則是用於其他工人，將於下班時抑或假日，前往訪談，也希望藉此了解他們下班後的生活。

訪談對象：本研究欲探討打壁工人的勞動過程以及生命經驗等相關議題，訪談對象為三種性質的打壁工人，分別為可與上游包商（土木工程、設計師等）接工作的頭家師傅、以及純受雇關係的師傅、還有粗工（體力工）

### 四、勞動現場與勞動技藝

#### （一）勞動現場

小時候，每個新學年開始的時候，都要填一張表格，你多高？有沒有過胖？蛀牙？需不需要戴眼鏡？爸媽還在嗎？還是夫妻嗎？他們在做什麼？你出事要

打電話給誰？諸如此類的問號，一一填上答案，媽媽的職業填上了家管，比家庭主婦聽起來專業多了，爸爸呢？其實我也不知道爸爸是什麼行業，就是打壁的，因為他跟別人介紹自己的時候，就是說：「我是做打壁（phah-piah）的」，有時遇上看似是年輕一輩的人，他會做出拿電動機器的動作，宛如他前面就有一堵牆，用不輪轉的國語說：「就那個打牆的」。

忘記了幾歲開始，會跟著哥哥姊姊還有媽媽去幫爸爸忙，坐在發財車的後車斗，把一捆一捆的麵粉袋墊在下面增加舒適度，跟著電動（槌）、肉魯阿（拔釘器的日語發音）、鐵鍬、還有一輪車（日語發音：），一起前往工地。

準備改裝的店家，要重新裝潢的店家，有時候是新房子的屋主想要更改原先的格局，這些都是爸爸的工作地點，同個地方停留的時間短至一天，長至一個禮拜，二十多年來，爸爸的記帳本，記錄著他的足跡，遍及台北、基隆、宜蘭、桃園，甚至南部地區。

前一天晚上，主動跟媽媽說要跟他們去工作，媽媽說不用啦，在家就好，去那邊要幹嘛，爸爸則說，要來就來啊，當天早上，眼睛一睜開，馬上對昨天的要求感到後悔，已經很久沒有早上八點出門，聽著客廳的佛經聲，想必爸媽已經前往工地了，通常爸爸出門的時間跟工作地點距離有關，距離遠可能六點多，離家比較近的地點，大約七點多出門，工作時間跟上班族一樣，八點到下午五點，中間吃飯加午休大約一個小時，下午一點會開始工作。今天工作的地點是 ~~2013.07.13 台北市信義區松勇路 69 巷 \$1000~~（爸爸的筆記本總是這樣記錄著他工作的地方，畫上一條直線，代表薪水已經收到了），爸爸說是豪宅，講完展臂說，人家是豪宅，我們家是「好窄」（手瞬間比成兩手拿碗的動作），叮嚀我要帶證件，因為豪宅的管理嚴謹，需要換通行證，很麻煩。

想著再不出門，爸爸應該會碎碎念，怎麼那麼晚到，大約八點的時間，遇到了上班車潮，台北橋的機車又滿到橋上了，用著很緩慢的速度前進，看著身旁呼嘯而過在夾縫中求生存的騎士，有的穿著西裝配皮鞋，有的是牛仔褲與 T-SHIRT，也有跟爸爸一樣，騎著野狼機車，後面加裝架子，綁著上班用的工具，穿著帶有一些土塵的工作褲與領口鬆弛的衣服，以及灰色的工作鞋，搭配看似很多灰塵組合成的灰絨絨的長襪的工人。在充滿單行道的信義區，迷了路，那邊有很多新建大樓，看起來一間房子都要一億以上。每棟大樓的名稱，信義帝寶、信義之星、慕夏四季等，用住戶的眼光來說是氣派至極，用工人的角度，恩！俗擱有力。

找不到地點，經過了好幾棟新房子，門口的警衛不像印象中的模樣，穿著不合身的藍色警衛服，看著擁有各樓層畫面的電視的中年男子，而是西裝筆挺的青年，身高目測都有一百七以上，有的還會戴上墨鏡，問了警衛和路人，還是找不到地點，只好打給媽媽，媽媽說妳怎麼還沒來，爸爸已經在碎念我怎麼那麼晚還沒到，我解釋著原因，媽媽到了一樓等我，看到媽媽後，把車停了一個好不容易移出的空位，先去警衛亭登記了姓名跟電話，換了學生證後，走往車道，媽媽邊說不能走大門，要走這邊，一邊靠往右邊。走出電梯，邊聽到越來越大聲的施工

聲音，高中之後，爸爸不太會叫我們去工地幫他忙，電動打石的聲音轟隆隆，剛走進去工地，會覺得尖銳的刺耳，久了之後，就會覺得習慣，有時候，突然安靜下來，反而會不習慣，進到屋內，工人們跟我對眼，可能很久沒有看到我們家的小孩出現，除了看我長大的叔叔以外，都是用著「你是誰」的眼神，看著我，。

今天在一個要更改原先格局的房子，屋主買下兩間，計畫打掉隔間，變成一戶，爸爸說起碼要一億多元，你看多有錢。一開始，工人們拿著拔釘器拆除天花板的木頭，我跟媽媽則是負責將拆除下來的木頭裝在麵粉袋內，撿成一袋一袋，天花板的進度差不多了，粗工阿璋跟阿狗把一袋一袋的木頭放到孤輪車，推到地下室，天花板處理的差不多之後，師傅開始用電動（槌）打牆，我跟媽媽則是一個人拿著沙鋤，一個人牽著麵粉袋，一鏟一鏟把打下的碎土石裝入袋中，由粗工抬入一輪車，再推至地下室……。

## （二）勞動技藝

從下面開始打，高的地方，太高的時候沒辦法拿機台，拿不起來，就要拿大槌去打，你也要看，會勾住嗎，勾住就是有筋條，或者是有裂開有裂開就要注意，有時候就是從裂開，崩下來。不可以打到透，像從頭打到尾，打到空，整道牆會掉下來，一定要留一尺，讓他有支柱，不然他會崩下來，這都是經驗，有的人一開始不知道 就一直打 然後就倒下來壓死人。（田野筆記，2014. 04. 20）

看似不需要技巧的打牆工作，其實暗藏了危險，在訪談一名師傅的時候，師傅說打牆這種工作其實依賴的就是經驗，如果你不注意一些細節，像上述意外的產生就是因為工人沒有在牆的底部預留支柱點，將下面支撐的磚塊都先打掉，讓上部的磚塊崩落，因此產生意外。

整道牆倒下去，壓死兩個小孩，他牆要下來 我們都會注意，但沒注意旁邊有人，下來的時候，就往小孩那邊，所以說，站在旁邊也要注意，像我們勾天棚 我們都會注意，我們會閃，但你在旁邊看 有可能就彈向你。拆久了，就知道要怎麼拆了，要怎麼打，會比較好拆，都是做久了，就會有經驗，像要拆東西，就要先敲出一角，肉魯阿（拔釘器的台語）才可以伸進去撬開阿，這都是經驗啊！（田野筆記，2014. 04. 20）

不只是在執行工作的工人會容易發生危險，其實旁觀者，如果不注意，也很容易發生危險，在使用拔釘器拆除時，常常要注意木條或者鋼筋的掉落方向或者是反彈方向，要切除到一定的長度，才能好拆，要不然一不小心，其實很容易就被反彈的鋼筋打傷，或者是不再預料內的墜落物砸傷自己，或者旁人，透過拆除經驗的累積，也能加速自己的工作速度，完成較多的工作量。



## 五、結論

打牆工人的工作面貌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常常是隱身於土塵中的工人，如果不是業主，或者是從事營造業領域的人，其實不會知道打牆工人跟一般工人的差異，本研究的兩個主軸一個是描繪其勞動現場，希望讓隱而未顯的勞動場域能夠被看見，另一個主軸則是勞動技藝，主流價值針對勞動的定義，往往都會將工人的勞動視為不需要運用到腦力的體力勞動，田野後，透過報導人的描述，打牆的工作，其實都是需要依賴經驗，透過身體的實踐，才能避免自身以及旁人的受傷，也能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在訪談時，師傅也談到這種工作除了靠經驗累積還是靠經驗累積，其實是沒有辦法靠誰教你的。

我認為每種勞動都有其價值存在，透過身體的實踐將勞動的技藝記下，或許拆除工人並不被認為是工匠技藝，透過文字的呈現，能讓不被重視的粗重勞動，重新被看見，也能讓勞力與勞心二分化的現在，多點翻轉的可能。

## 參考文獻

- 田耀遠, 林楨中, 吳韻吾, 王莞茹, & 余家均. (2013). 室內裝修職災案例原因調查與對策分析. [The Hazard of Case-Based Survey and Preventive Strategy in Interior Decoration Industry].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1(1), 1-18.
- 栗山茂久(2001).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陳信宏譯)。台北：究竟出版社。
- 余舜德、顏學誠.(2006)“從陶片遺物分佈探討遺址聚落空間配置之可行性及限制—以臺南縣道爺遺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65 期 1-8
- 黃欣宜. (2012). 窮快樂也可以：試探當前台灣美髮業的勞動景況與金錢邏輯。碩士，東海大學，台中市
- 侯念祖. (2000). 以工匠為師：對鹿港小木工匠的經驗考察。博士，東海大學，台中市。
- 李哲宇. (2008). 一技之長真能黑手變頭家嗎？—機車修理師傅的維修技術、社會關係與工作意識。
- Polanyi, M.(2004).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澤民譯)。台北市：商周。